

广西历史丛书

广西历史人物傳

莫乃群主编

1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

广西地方史志研究组编印

广西历史丛书

广西历史人物传

夏乃德主编

1



中国历史名人传记丛书广西历史人物传分册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西历史丛书

广西历史人物传

莫乃群主编

第一辑

1981年·南宁

几点说明

(一) 本辑承作者踊跃赐稿，共同努力作出成果，我们谨致谢忱。尚望续赐鸿文，为广西地方史作出更多贡献。

(二) 胡乔木同志去年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讲话，号召加强对地方史志的研究和编写，现在我区各县市正在进行县市志的编纂。因此，我们深感应该做一点提供资料的工作，以响应胡乔木同志的号召和配合我区各县市修志的需要，我们打算编一套《广西历史丛书》，首先编印《广西历史人物传》，作为丛书的一种。《广西历史人物传》第二辑亦已付印，争取今年内印出第三辑。以下各辑及《广西历史大事记》，拟于明年陆续印出。

(三) 地方史与我国通史关系密切，相辅相成，如手足之与全身。故提供地方史料，对全国史学工作将有很大帮助。本辑《袁崇焕籍贯查证》一文，经笔者实地调查，所得的文物、口碑足以证实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。而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、吴晗主编的《中国历史丛书》、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等，均误作广东东莞人。因此，本文所提供的资料，对《明史》校勘的补充，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的订正，都有帮助。

(四) 鉴于提供资料贵在迅速及时，以供史学工作者参考和采择。因此，编印工作粗糙和错误之处，尚望作者、史学工作者和读者指正。

广西地方史志研究组

目 录

汉·牟子和《理惑论》	谢 逸 (1)
唐·曹邴、曹唐	秦慰俭 李 璠 (6)
唐·张九龄	赵建莉 (14)
宋·周渭	林志仪 (20)
宋·周去非和《岭外代答》	李炳东 俞德华 (26)
明·侯大苟	高言弘 (41)
明·吴廷举	骆鉴清 (49)
明·瓦氏	雨 佳 (57)
明·徐养正	蓝 阳 (62)
明·金堡 附浑融	林志仪 (67)
明·袁崇焕	张正明 (82)
明·袁崇焕籍贯查证	卢 国 (90)

- 明·袁崇焕籍贯考辨·····阎崇年(113)
- 明·袁督师庙记·····康有为(120)
- 明·袁督师庙门联·····康有为(121)
- 重修明·督师袁崇焕祠墓碑·····李济深(122)
- 明、清《广西通志》主编人·····李 笑(123)
- 清·肖朝贵·····邢凤麟(147)
- 清·赖文光·····黄成授(155)
- 清·罗大纲·····马冠武(166)
- 清·林凤翔、李开芳·····陆炬烈(178)
- 清·李文茂·····肖泽昌(190)
- 清·陈开·····陈业强(196)
- 清·李锦贵·····饶任坤(203)
- 清·王拯·····李 微(208)
- 清·李立廷·····梁小克 俞德华 陈家经(213)

牟子和《理惑论》

谢 逸

牟子，生卒年月不详，《苍梧县志》说他是“苍梧人，名字无考。”《弘明集》说他姓牟名融，是汉末灵帝、献帝时期有名的佛教人士。当时社会动乱，人心惶恐，交州地处边隅，却相对地比较安定，因此，中原人士纷纷南来避难。牟子在年青时期曾和母亲一道逃到交趾，二十六岁时才回转苍梧，娶妻成家。苍梧太守听说他博学多才，想用他为署吏，但他正当壮年，专心向学，又见世乱，因而辞谢不做。当时州郡之间交通阻塞，互相疑忌，太守派他去向州牧致敬，以通声气，他去了，当时州牧也招揽文士，又请他做官，他也称病不就。后来，母亲病故，社会仍是扰攘不安，他更感到不宜出头露面，于是潜心钻研佛教。他的生平事迹见诸古籍的虽然不多，但他却是在广西宣传佛教最早的一个人，著有《理惑论》。

青年时期的牟子，勤修经传，博览诸子百家之书，对兵法以至神仙不死之论，也广为涉猎，后来才转而信佛。因此在阐述佛教理义时，常常用中国典籍、特别是老子孔子的言论去印证辩解，他的《理惑论》存在着揉和佛、儒、道三家论点的痕迹。他说佛教也有道，认为道就是导，即“导人致于无为。”（本文引用牟子的话，均见《弘明集·理惑论》）道与无为，原是老子重要的论点，老子说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

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”这个混然一体的东西，是物质的，不依靠外力而存在，并周而复始永不停息地运动着。而这个混成体，又不是人们的耳目直接感受得到的。老子又说：“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，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”就是说，不管它是如何的恍惚，始终是作为物质而存在着。老子讲的“道”，对宇宙的解释，是带有朴素的唯物论的。但这些论点，常常为后人各取所需地加以歪曲，牟子就截头去尾，删去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”、“独立不改”“周行不殆”，抹掉“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”，“有象”、“有物”，只片面调强“恍惚”，将佛和道联成一体，说佛是“恍惚变化，分身散体，或存或亡，能小能大……蹈火不烧，履刃不伤。”而道呢，“牵之无前，引之无后……视之无形，听之无声。”显然，牟子的这些话都是从心所欲，牵强附会的。本来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是小乘教，它主张神灵不灭，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，说恶人死了进地狱，善人死后却可以升天堂，凭空虚构出一个杳茫的鬼神世界，而与现实社会对立起来。牟子关于“道”的解释，正是为了这种虚幻世界寻找理论根据。

佛教既是外来的东西，传入未久；由于许多主张和做法与中国旧有的风俗习惯不同，而和中国原有的伦理道德也有差异，因而受到各方面的激烈反对。如佛教的剃头、出家、斋戒、布施等等，就被指责为“靡落难用、虚无难信”，“违圣人之语，不合孝子之道。”因此牟子就利用中国的历史事实和孔、老之言去为佛教辩护。如关于剃头问题，牟子说：“秦伯短发文身，从吴越之俗，违于‘身体发肤’之义，然孔

子称之……仲尼不以其短发毁之也。”他还举了一个例子，说有人渡江，其父堕水，其子攘臂摔头颠倒，使水从口出，虽然有损父体，却救了父命，但这却是真正的孝道。何况，“至于成佛，父母兄弟皆得度世，是不为孝，是不为仁，孰为仁、孝哉？”对于弃妻无后问题，牟子认为这样做是“清躬无为”，是行道的奥妙所在。他说：“许由栖巢木，夷齐饿首阳。孔圣称其贤曰求仁得仁者也，不闻讥其无后无货也。”在这里，他又一再的用孔子作为武器，既挡住从各方面射来的乱箭，而又冲杀前进。牟子宣扬佛道，和后来的佛徒不同，他的特点是很少照搬佛经的典故和语言，而是摘取孔、老的片言只语，任意曲解，以证明佛说合乎圣人之道。他巧妙地将移来的佛教之树，植在中国土地上，而用孔、老之水去日浇夜淋，使之适应本地气候土壤，从而较易生根发芽。但是不管牟子是如何的巧辩，而佛教只能使人消极颓唐，放弃对剥削者的反抗和斗争，起着精神麻醉的作用，永远不能使人从苦海中跳出来，更不能进入所谓快乐的天国。

牟子所描绘的佛法无边和我国的所谓神仙似乎没有什么两样。但佛教道教终究是两家，是不相同的，而牟子也处处都在抑道扬佛，他对道教的攻击不遗余力。如道教主张炼丹服药、长生不死，他则说人身朽烂、魂神不灭。他认为人身如五谷的根叶，魂神象五谷的种实，根叶死了，而种实苗长。他照样搬出老子的话，说“天地尚不能长久，何况人乎？”他将人的死生和植物的传种接代等同起来，是牵强附会的。另外，道教主张辟谷和饮酒啖肉，佛教则刚刚相反。牟子说他“未解大道之时亦尝学焉，辟谷之法数千百术，行之无效，为之无征，故废之。”他还引经据典地说，“老氏

上下之篇，闻其禁五味之戒，未睹其绝五谷之语。”他还说孔子也讲过食谷者智、食肉者鄙的话，用以证明佛教吃谷及戒酒肉的正确。此外，他还进一步攻击道教，说“神仙之书听之洋洋盈耳，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，是以大道之所不取，无为之所不贵焉。”这是符合事实的，但他又这么说，道家策书与佛经相比，就好象“丘垤之与华、恒，涓涔之与江海”，“犹虎鞞之与羊皮，斑紵之与锦绣也。”他是将道教一脚踩在地下，而双手将佛教捧到天上。并且处处搜罗老子的语言去驳斥道教的做法，指责道教违背了自己祖师爷的教导，这从辩论的手法来说有其厉害之处。但神仙方士之术，秦皇汉武追求过的长生不死之药，事实证明了都是办不到的。而另一方面，汉末张角却利用宗教的形式，组织群众，信奉黄老，号称太平道，以符水咒语治病，宣传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，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。牟子的扬佛抑道，是否反映了当时政治、思想的斗争，这也可以作为问题去进行研究。但佛教的人身死亡、神魂不灭、天堂地狱、因果报应等等的说法，特别是善有善报，人人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法，却给苦难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线渺茫的希望。因此，尽管佛教是移植过来的，也能在苦难的人民中传播，起麻醉作用，经过统治者的提倡和扶植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，到南北朝时因为皇帝也崇信佛教，所以一跃而登上了国教的宝座，其他教派都成了邪魔外道。

当然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，牟子的崇信和宣扬佛教，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原因的。由于社会长年动乱，生活不安，一些士大夫象牟子等人，为了自身的安全，纷纷逃避，有的看破红尘，隐迹山林，修心养性，不问世事；有的仍存

幻想，希望起义的农民有朝一日会“放下屠刀”，改心向“善”，仍象过去那样俯首贴耳地任人宰割，从而使社会秩序安定下来。而佛教的去欲成佛，因果轮回之说，正适应他们的愿望，也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，而对于一些苦难的人民也能引起幻想，有诱惑的作用，因此，佛教便被移植过来而生根发芽了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，是当时的社会原因所促成，但和某些佛徒的大力倡导也是分不开的，牟子便是其中的一个，他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是出过力的。他一生没有做过官，也不是趋炎附势之徒，他在动荡不安的遭际中“上下求索”，找过孔子，问过老子，最后还是拜倒在佛祖的莲台之下；他在动荡不安中逃来广西，安家落户，主观愿望可能是为了避世遁迹，自我解脱，但客观上却又贩卖“宗教鸦片”。不管当时他意识得到与否，他是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，从而也欺骗了劳动人民的。

曹邴、曹唐

秦慰俭 李 瑤

明代研究唐诗的专家胡震亨，著有《唐音癸签》一书，汇编有关唐诗的评论，其中有这么两条：

“晚季以五言古诗鸣者，曹邴、刘驾、
聂夷中、于濬、邵谒、苏拯数家…就中
邴才颖较胜…”

“曹尧宾（唐）诗能用多句，调颇充伟…”

曹邴阳朔人，曹唐临桂人。阳朔和临桂，唐时都属桂州（相当今桂林地区）。曹邴有诗云：“贱子生桂州，桂州山水清。”（《寄监察从兄》）桂州产生这两位诗人，也可为山水生色。二曹的官位不高，新、旧唐书的“文艺”和“文苑”传中都没有记载，生卒年月不详，从其他有关史料看，两人最活跃的时期大约是宣宗大中到懿宗咸通年间。《全唐诗》收录曹邴诗二卷，一百零八首；曹唐诗二卷，一百四十多首，此外还有一些诗句散见于其他记载。唐时韦庄编的《又玄集》、韦谷编的《才调集》、清沈德潜编的《唐诗别裁》等，都选有二曹的诗。南宋计有功的《唐诗纪事》，纪录了他们的一些遗闻佚事；元辛文房的《唐才子传》，也有两人小传。二曹诗风格不同，各有特色，都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时代的特征。

(一)

曹邴字邴之。他在《寄监察从兄》诗中说过：“我祖居邴地，邴人识文星。”又说：“古风既无根，千载难重生，空留建安书，传说七子名。”他承认是魏武之子孙，但其祖先究竟何时迁来阳朔，已无可考。他好作五言古诗，也颇能把铿锵唐音与建安风骨结合起来。

曹邴于宣宗大中四年登进士，曾任天平节度使幕府掌书记，后调京为太常博士，旋升祠部郎中，又出任洋州刺史。郑谷有《送祠部曹郎中邴出守洋州》、《送祠部曹郎中免官南归》二诗，其中两句是“贤人知止足，中岁便归休。”看来曹邴在洋州任上不久就返回桂林了。太常、祠部是掌管宗庙祀典与礼乐之事的官职，博士与郎中都是中下级官员，刺史是一州之长，官位也不高。据《唐才子传》记载，曹邴早年“累举不第”，写过四怨、三愁、五情诗，寄托其怀才不遇的心情，诗名逐渐为人所知，后来中了进士。看他的诗“一辞桂岭猿，九泣东门月；……忽然风雷至，惊起池中物，拔上青云巅，轻如一毫发。”（《成名后献恩门》）。“歧路不在天，十年行不至；一旦公道开，青云在平地；……”（《杏园即席上同年》）。可见他至少考了十次才中进士的。

曹邴中进士后不久即到天平幕府任职，很想有所作为。

《将赴天平职书怀寄翰林从兄》一诗说：“匹马渡河洛，西风飘路歧，手执王粲笔，闲吟向旌旗。”“开口啖酒肉，将何报相知，况我魏公子，相顾不相疑。”“岂学官仓鼠，饱食无所为。”他以魏公子信陵君比喻幕府长官，而相信自己

决不是饱食终日、无所作为的。有一次他到齐州检查刑狱，写了一首长诗《奉命齐州推事毕寄本府尚书》，说：“州民言刺史，蠹物甚于蝗。”如实反映齐州老百姓说州官害民甚于蝗虫；“驱囚逢廊屋，赺赺如牛羊；狱吏相对语，簿书堆满床；敲枷打锁声，终日在目旁。”描述他亲眼见到狱吏把“犯人”像牛羊般任意驱赶毒打，案卷堆满狱吏床上，敲枷打锁声音，不绝于耳。他面对这种惨不忍睹的社会现实，心中十分不平，因而大声疾呼“国中天子令，头上白日光”，“截断奸吏舌，擘开冤人肠。”他想到自己所担负的职责，决心做一个正直的人，“曲木用处多，不如直为梁。”这样才能为老百姓伸冤除害。他痛恨官吏贪暴、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是值得称赞的。

据《唐诗纪事》记载，曹邺在太常博士任内，有两件事表现出他的骨气：

“咸通初，（邺）为太常博士，白敏中卒，议谥，邺责其病不坚退，且逐谏臣。懿宗立，敏中病足求避位，不许。补阙王湊奏，愿听其请，无使有恃宠旷责之讥，帝怒斥湊。举怙威丑行，谥曰‘丑’。”“高元裕子璩，懿宗时为相，卒，邺建言，璩为宰相，交游丑类，进取多蹊径。谥法：不思妄爱曰刺，请谥为‘刺’。”

这里，可以看出曹邺确是一个正直的人。

（二）

曹唐字尧宾，做过“道士”，后来还俗去应科举。《唐才子传》说他是“大中间举进士”，但《全唐诗》说他“举

进士不第》，不知孰是。他做过“使府从事”（幕僚），写有五首《病马》诗，寄托其怀才不遇之感，也很为人所称道，其一是：

“驿骝何年别渥洼，病来颜色半泥沙。

四蹄不凿金砧裂，双眼慵开玉箸斜。

堕月兔毛乾藟棘，失云龙骨瘦牙槎。

平原好放无人放，嘶向秋风苜蓿花。”

从这首诗的诗意看来，这位道士出身的诗人，原来也是颇有“追风逐电”的雄心壮志的。只因为无人赏识，所以当年的驿骝骏马，只落得“霜侵病骨无骄气，土蚀骅骝花见卧痕”（《病马》其三）了。但他以“王良若许相抬策，千里追风也不难”（《病马》其五）作全诗的结束，正说明其壮志始终未消。他还有一些情调比较高昂的诗篇：“海风卷树冻岚消，忧国宁辞岭外遥。自顾勤劳甘百战，不将功业负三朝。剑澄黑水曾芟虎，箭劈黄云惯射雕。代北天南尽成事，肯将心许霍嫫姚。”（《奉送严大夫再领容府二首》之一）

“灞水桥边酒一杯，送君千里赴轮台。霜沾海眼旗声冻，风射犀文甲缝开。断碛簇烟山似米，野营轩地鼓如雷。分明会得将军意，不斩楼兰不拟回。”（《送康祭酒赴轮台》）或以功业自期，或以立功边疆期望于友人，积极用世的愿望，跃然于纸上。当然，盛唐诗人所不能实现的抱负，这位处于晚唐衰世而又身世坎坷的诗人，那就更不能实现了。

游仙诗是曹唐现存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。他有大游仙诗，又有小游仙诗。小游仙诗有九十八首。曹唐的游仙诗，在描写仙境的同时，却一再写出这样的诗句：“谁知汉武无仙骨，满灶黄金成白烟。”“天上邀来不肯来，人间仙

鹤又空回，秦皇汉武死何处，海畔红桑花自开。”还有：“一曲哀歌茂陵道，汉家天子葬秋风。”（此二句见《唐诗纪事》）等等。这些，不都是颇具深意的辛辣讽刺吗？至于“看却龙髯攀不得，红霞零落鼎湖空”，则又是对那些妄图攀着龙髯上天的官僚贵族们的嘲讽了。

近年以来，有些地方只提曹邴不提曹唐，这大概是因为曹邴的诗政治意义与思想性较强之故吧！但曹唐在那个“服食求神仙”的迷信气氛弥漫宫庭内外的时代，能够写出“谁知汉武无仙骨”、“秦皇汉武死何处”这样的诗句来，不也是难能可贵的吗？这两位诗人虽然几乎可以说是生于同时同地的，但各人的处境经历不同，他们的诗，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时代的特征，或深或浅，或隐或显，程度是不一样的，但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(三)

“触目成幽兴，全家是胜游”，这是郑谷送曹邴南归诗中的两句。生长在山清水秀的桂州胜地的曹邴与曹唐，平时定不乏咏怀故乡风物的作品，可惜流传下来的很少。但吉光片羽，也就令人更觉可贵。

在《全唐诗》所搜集的曹邴的诗中，有一首《寄阳朔友人》：“桂林须产千株桂，未解当天影日开。我到月中收得种，为君移向故园栽。”大概是他移居桂林后寄回阳朔之作，表面是讲种桂树，实意是鼓励故乡子弟读书上进。还有两首是写阳朔风景的。其一《题广福岩》：“未有天地先融结，方广高深无丈尺。书言不尽画难成，留与人间作奇特。”

据《阳朔县志》载：“广福岩，在县南二十里，石门天成，岩中虚朗可容百余人，中有观音阁，今废；左右石壁成龕，列五百罗汉，故又名罗汉洞。阁前溜滴结成石乳，如狮象，如鸛鹑，天然奇特，为八桂岩洞之伟观。岩外溪水环流，一桥横卧，即罗汉桥，溪光树色，宛若桃源。”曹邺题诗虽只短短二十八字，但对于此岩的“奇特”景色已基本上描绘出来了。其二《东洲》：“江城隔水是东洲，浑是金鳌水上浮。万顷颓波分泻去，一洲千古砥中流。”东洲，《阳朔县志》也有记载：“在县东江中，沙滩长数百丈，江水为之分流，又名金鳌洲。”此外，还有一首《山中效陶》，开头两句是：“落第非有罪，兹山聊归止。”接着写“山猿隔云住，共饮山中水。读书时有兴，坐石忘却起。西山忽然暮，往往遗巾履。”当是他应试落第在故乡居住时所作。题中标出“效陶”，其写山居情景也颇具陶诗的真切自然的风格。

在《阳朔县志》中，另载有曹邺写阳朔风景的两首诗，是《全唐诗》未收入的。即《西郎山》：“西郎何事面西方，欲会东郎隔大江。自古明良时一遇，东郎未会恨斜阳。”

《东郎山》：“东郎屹立向东方，翘首朝朝候太阳。一片丹心存万古，谁云坐处是遐荒。”按《阳朔县志》的记载：

“西郎山，一名西人山，在独秀山右，今俗呼为仙人山。……东人山，在县东二十里，一名东郎山，冈陵之上突起小山，形如人立东向，面目冠冕毕肖。”曹邺这些吟咏故乡山水的小诗，清浅而有情致，接近于口语，颇有中、晚唐诗人所写的竹枝词风味。根据《阳朔县志》所纪，曹邺的故居在县北的龙头山下（一说是在北鹿山下，或云两山相连）。大概也是由于后人认为“虽其功业履历久无可考，然因言以求